

东方迪姆虎

——来自华盛顿的报告



芳
青／著

长篇小说·春风文艺出版

东方迪姆虎

——来自华盛顿的报告

芳 青/著

春风文艺
出版社
1997 年
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迪姆虎/芳青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6. 4
ISBN 7-5313-1778-8

I. 东… II. 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6047 号

东方迪姆虎

著 作 者: 芳 青

责任编辑: 安波舜

责任校对: 安 子

封面设计: 耿志远

出 版 者: 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 110001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 3864927

印 刷 者: 沈阳新华印刷厂

地 址: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中路 30 号

发 行 者: 辽宁省新华书店

字 数: 320 千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

印 数: 1—5000

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778-8/I · 1555

定价: 21.00 元

为了表现“开放的中国改变了世界格局”这一主题，本书采用了新新闻小说的叙述方法。即，在一个真实的背景下展开一个虚构的故事。故事发生在 1979 年，为了保证我政府高级领导人访美成功和安全，中美特工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联手挫败一个阴险狡诈的暗杀阴谋……

假如您在惊心动魄的情节中，蓦然升起一股民族自豪感和中国公民的责任心，请不要自言自语。那正是我们的渴望和追求。

序 幕

1978年12月15日下午2时30分。

美国。华盛顿。白宫新闻发布室。

卡特总统的新闻助理、白宫发言人鲍威尔向数十名各国驻白宫记者宣布：“卡特总统已要求美国各电视台在东部时间今晚9时留出播发频道，以便他（总统）向全国就一个关系美国和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发表讲话。”

记者们纷纷提问：“总统要讲什么问题？”

“总统是以国家首脑的身份还是以三军总司令的身份发表讲话？”

“总统目前在什么地方？”

鲍威尔神情肃穆拒绝作任何说明。宣布完这一消息后，他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门一关，谢绝会见任何记者。

15分钟后，鲍威尔的讲话就传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五十个州，人们在急切而不安地猜测着，等待着，许多人断言：总统可能要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不少城市出现了抢购食品和燃料的人潮。

下午3时，一辆黑色吉姆牌轿车悄悄驶进白宫西翼，蓝色的车牌上标着“DPL2”的字样，记者们一眼便认出这是苏联驻

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专车，黑色吉姆穿过森严的警卫直接开进白宫地下室。从那里多勃雷宁可乘电梯不受任何阻拦地进入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的办公室。在所有国家的驻美大使中，唯独多勃雷宁有这种走地下室的权利，这是当年基辛格赐予他的特权。

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

多勃雷宁一出门，即被等候在大厅中的驻白宫记者群围住了，记者们问他同国务卿谈了些什么？多勃雷宁阴沉着脸只答了一个英文词：“圣诞节。”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答复，记者们尾随着一再追问，多勃雷宁不耐烦地挥挥手，又答了一个英文词：“象棋。”

但是，多勃雷宁在这个时刻在白宫露面，自然引起记者们的关注和另一种猜测：总统当晚向全国发表讲话可能同苏联有关，是美苏两国首脑将举行会晤，是美苏签署索尔特的协议，还是美苏发生了军事对抗。

任何猜测都是主观臆想。

到底是什么？只有等晚上9点钟总统自己来讲了。

而此时，卡特总统却披着灰色的法兰呢大衣在白宫大院南草坪上悠闲地散步，但他的心情绝不会是平静的。

两天前——12月13日深夜，卡特总统用高频保密电话通知正在中东为埃及、以色列调解的国务卿万斯：“只有我们五个人知道的那盘‘象棋’已成功在望，请立即返回华盛顿。”他所讲的“五个人”即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总统本人。

万斯接到总统的密电后，当即中断在中东的访问，第二天便赶回白宫。

四年后，吉米·卡特在回忆录《保持信心》一书中这样写道：“已经没有其他问题需要判断了，我决定也让对方感到意外，便建议在两天之后，一俟国务卿万斯从中东回到华盛顿，就立即宣布我们的协议，我要尽快公布协议，以便完整地解释这一决定，不致被人以片言只语透露给新闻界，也许还被某些反对人士所歪曲。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谈判始终是保密的，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但是我不想再存侥幸心理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协议的秘密完全保住了，这简直是个奇迹，12月15日那天，我们按适当的顺序，把这件事尽可能地通知了有关人士，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向新闻界通报，我则打电话给几位领导人，如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还有福特和尼克松以及若干重要的国会议员。

“尼克松前总统非常高兴，并且简单地谈到我们这一成就将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我十分推崇他的功绩，因为他向中国迈出了最初的一步，我感谢他对我的忠告，我还建议让奥克森伯格向他当面汇报协议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了对奥克森伯格的信任，但又告诫我，要保密很不容易，还告诫我，对下级人员过分信任是有危险的。”

作为政治家，卡特总统当然知道这种“危险”是多么可怕，这种“保密”又是多么重要。

为了保密，在这一事件的进程中他几乎采用了一切可以采用的措施，就连被称为“总统班底”的民主党内阁成员也大部分被蒙在鼓里，包括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斯坦菲尔德·特纳和副总统蒙代尔。

而现在，卡特总统却断然决定要将这一“重要事件”公

布于众。

他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深夜，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不管能不能保密，（这一事件的发生）总是令人振奋的，我们已决定翌日凌晨通知苏联、台湾、日本和我们在欧洲的盟友，至此，我们政府中将有一百多人获悉此事。”

四年后，离任的卡特总统又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心情：“我和我的对外政策小组对我们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心情很愉快，也很兴奋，这种情绪想必具有感染力，我们本来预期全国各地和国会要强烈反对，但却没有发生，舆论界的反应也是好的，他们只是对事前没有透露过任何情况，感到报道时太突然而表示懊丧，全世界的反应很好，虽然台湾举行示威反对我们，多数国家都认为此举具有历史意义……”

我们还应补充一点：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公布之前的几小时中，卡特总统的心情除了“自豪”、“愉快”和“兴奋”外，一定还会有焦虑不安，他首先担心的是国会参、众两院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们会对自己的决定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拥护？还是反对、否决？

下午6时15分。

接到通知的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袖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匆匆赶到白宫，记者们大概以为可以从这些议员们嘴中掏出点有价值的“内幕消息”，纷纷尾追堵截，四下探问，结果也都大失所望，被请进白宫的议员们在接到通知时就已被告知：进入白宫后未经许可不得出门。

但就在这一天却有一名内阁官员能自由出入白宫并两次被总统召见，他就是前国防部长、现任能源部长施莱辛格。

敏感而善于猜测的记者们从这一迹象中似乎窥探到秘密：总统晚上的电视讲话一定同“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有关，可能是宣布石油输出国组织提价的问题；也可能是为抑制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而提高银行贷款利率的问题；还有可能是用武力解决伊朗问题。

这种猜测经传播媒介加工加热推出后，全国的各汽油供应商店和加油站前即刻排起了长龙般的车队，股民们也纷纷抛售持有的各种股票，在半小时之内，一千多种工业股票价格的平均指数就下跌了 7.19 点，华尔街股票交易所一片混乱。

面对这种情况，白宫的一位官员只得出来向记者们做些解释性的说明：总统今晚的讲话无论对美国经济还是世界和平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请各位不要乱猜了，任何猜测都容易出错。

越不让猜，记者们越爱猜。

合众国际社长期驻白宫的记者海伦·托马斯，是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凭借这得天独厚的容貌和身段，使她在记者群中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消息灵通人士，她在当天发给设在纽约的合众国际社总社的一条电讯稿中说：“从 1972 年尼克松宣布他的出人意料的访华之行以来，白宫很少出现这种心神不定的气氛。”她竟然引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的话说：“总统讲话的题目将是美中关系。”

数小时后的事实证明海伦·托马斯女士的这条新闻是准确的。

1978 年 12 月 15 日晚 9 时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在华盛顿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内，面对三家美国最大电视台的摄像机宣读了中美两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和美国政府就此事发表的声明。

同一时刻的北京已是12月16日上午10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厅，以他那独特、浓重的山西口音向近百名应邀而来的中外记者宣读了中美两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和中国政府就此事发表的声明。

仅仅十分钟之内，一百多个国家的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已分头从北京和华盛顿以最快的速度发出这一消息，许多加急电讯稿只一句话：“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

全世界为之轰动。

第 一 章

1

1979 年 1 月 12 日晚 9 时

华盛顿，乔治敦大街 548 号。

这是一幢青石结构的三层楼房，高大笨重的门窗虽然经过改装修饰，但古堡式的外形使人一看便知这是二百多年前英帝国时代的建筑。当年，它也许是华盛顿最雄伟显赫的官邸，但如今在高楼林立，灯光辉煌的乔治敦大街却显得像侏儒一样矮小丑陋，它似乎有些不甘心衰老，极力打扮自己的容貌，把陈旧的百叶窗改换成宽大的铝合金玻璃窗；两扇粗笨的木门也被一扇灵巧华丽的铜制旋门取而代之，镶嵌在门厅两侧方形石柱上的霓虹灯闪着耀眼的大字：“红色风暴俱乐部”。这是美国革命共产党开设的一个娱乐场，也是华盛顿支部所在地。今天是周末，不时有一些年轻的男女涌进旋门，到这座红色的俱乐部来寻找欢乐。

李·乔治和往常一样站在大厅一侧的矮柜后面，瘦长的身材套一件显得有些松垮的中山装，胸前别一枚金光耀眼的镀铜毛泽东头像章，白净的脸上总是挂着和善的微笑。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以这种微笑迎接每一位到来的客人，从他们手中接过外套、衣帽、手提包或别的什么携带品，小心翼翼地挂在身后的两排木橱内细心保管。当然，要是有人肯掏五美元，还会从他这里得到一件印有领袖语录的T恤衫或一枚镀铜的胸章。李·乔治已经在这里站了一年多，每天至少要站六个小时，这是一种无偿的劳动，一种为信仰和理想所做的奉献。这种奉献虽然是自愿的，但长期的肌肉抽搐已使他脸上的微笑显得有些机械和僵硬，就像洒在雪地上的月光虽然不失明媚却冷淡而无生气。不过此时如果有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在他满含微笑的双眸中闪着一丝警觉的目光，他这种警觉完全来自一种预感。晚上7点，当他和往常一样站在矮柜后时，大厅中不寻常的气氛便使他预感到今天这里要发生什么事，俱乐部的赤卫队员几乎全部出动，除在入口处和大厅四周增设了警卫，楼梯口也站着两名左臂佩戴红袖标的彪形大汉，凡上楼的客人都需查验一番证件。如稍有嫌疑便被阻止跨上楼梯五步。有几位特意赶来留宿寻欢的青年男女虽然人人手里举着党员证，却也被挡在楼下，两个不服气的刚争执几句便吃了一顿拳脚，只好捂脸抱头悻悻离去。不一刻，华盛顿支部书记哈森领着两个打扮妖艳的女郎走上楼去。李·乔治认出那是刚从阿肯色州雇来不久的脱衣舞女，俩人相貌和舞技都很一般，但两只乳房和臀部却出奇的肥硕，每当在台上展露便会赢得一片喝采。她俩到华盛顿第二天便找到太平洋保险公司为各自胸脯上的两团肥肉投了十万美元的保险。第三天便有数十家广告商跑来同她俩签定了各种使用

乳房和臀部的广告合同。引起李·乔治诧异的倒不是两个舞女而是支部书记罗格斯特·哈森。他知道哈森虽然是有名的色鬼，但不久前他不知和什么人争风吃醋，被人用刀把生殖器割掉一截，对女人已失去兴趣，今天他带两个舞女上楼绝不是要自己享用，那他要招待什么人呢？是什么人要来这里呢？有了这份猜疑便有了几分警觉，于是他使用这种警觉的目光细细察看着大厅四周的动静和每一位走进俱乐部的客人。尽管他极力装得若无其事，不露声色，但微笑的脸上总掩饰不住那种窥探别人时的慌乱神色。他太年轻了，还没有磨练出不动声色的城府和胆识。

李·乔治几天前过圣诞节时才满二十五岁，如果看外貌谁都认定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瘦长的身材，挺拔的鼻梁，高大而微秃的前额，碧蓝而深凹的眼睛；一头浅黄色的长发略有些弯曲，白净的脸颊和手背处泛着一层淡淡的绒毛。但在他的血管里却流淌着东方炎黄子孙的血液，他很小的时候便从那本薄薄的族谱上得知，他的先祖父是中国南海的一个渔民，一百二十年前出海打鱼，被一股强风暴掀翻木船。先祖父抱着一截船板在大海中飘了三天三夜，后被一艘美国商船救起。后来稀里糊涂被运到了太平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于是，这位大清王朝的渔民便在美国西大陆落根谋生，繁衍子孙。风雨沧桑，几代生死，老渔民那脉东方骨血在第五代曾孙身上已荡然无存了，但儿孙们却忠实地遵循着老渔民的祖训，在每个人的名字中都保留着那个古老的东方姓氏，也许正是这个神秘姓氏的诱惑，也许正是血管中流淌着的这脉炎黄血液的激励，李·乔治自少年时代就对大洋彼岸那个遥远的文明古国怀有强烈的向往。当他尚不知华盛顿、林肯、南北战争为何物时，却在幼小的心灵中已牢牢记下一串令人激

动和敬仰的名词：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在他的想象中，那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没有恐怖和失业的国度，是一座充满阳光和欢乐的伊甸园，他渴望像鸟儿一样飞往那片美丽的故土，也希望美好的社会主义像太阳一样照亮地球的每个角落，正是基于这种理想和情感，也正是基于这种信仰和追求，他刚考上哈佛大学便参加了美国革命共产党，决心将自己的毕生献给伟大的事业。大学毕业后又自愿来到红色风暴俱乐部当一名侍者。但他这种崇高的理想和热忱很快便被冷酷的现实扑灭了。美国革命共产党是一个人数不多，组建不久的小党，在政党多如牛毛的美国并无多大势力和根基，但它却自称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狂热推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总书记格斯·霍尔在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提出：美国革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宗旨就是要在精神和肉体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以格斯·霍尔为首的中央委员会连续策划组织了几起恐怖活动，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杀死了八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中有银行经理、店铺老板、州议员和警察局长。特别是1978年6月21日，三名革命共产党人在芝加哥用他们特制的“红卫兵蛋糕”炸死百万富翁、啤酒制造商哈特曼和他两个不满十岁的女儿的行动更是轰动整个美国，使“美革共”的名声很快超过了白帽党、黑豹党和三K党，成为美国一支家喻户晓、威震八方的恐怖组织，同时也成为各地军警防范捕捉的主要对手。这一切充满血腥味的恐怖行动不仅使怀有美好幻想的李·乔治感到失望，也使他感到惊惧和愤慨，尤其是当他离开校园，来到红色风暴俱乐部后，所见所闻，耳濡目染，更加剧了他的不安和失落。

“美革共”自创建起就开展秘密的地下活动。它的总部设在纽约，各州都有党的支部。“红色风暴俱乐部”是华盛顿支部的秘密据点，也是该组织为其党员们提供的一处公开的娱乐场所。一层是酒吧歌舞厅，客人们可以在这里一边品饮美酒一边欣赏不同肤色的年轻女郎的表演。二层是电影录相厅，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放映革命影片和录相带。三层是数十间客房，凡是“美革共”的成员都可凭一纸党员证在这里留宿，且不分种族贵贱，男女老少，一律每房四人，群居同住，以体现消灭家庭，消灭私有制的原则。客房几乎天天爆满，留宿者有约会的情人，揽生意的妓女，也有同性恋和专来寻找刺激的各种性变态者。

李·乔治来到俱乐部不久，便对这里的一切产生了憎恶之感。他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有时甚至还喜欢到一些色情场所开开心，但他所追求的理想和生活绝不是恐怖和堕落。他有一种被欺骗和愚弄的感觉，仿佛心目中一位纯洁神圣的少女被粗暴地蹂躏玷污了一般，他早就想退出这个该死肮脏的组织，离开这个乌烟瘴气下流的俱乐部，可他又迟迟不敢这样做。因为在他入帮不久便领教了组织的纪律的严厉和残酷。他有位同学也是“美革共”的，而且是中央保卫局的红色战士，去年夏天不知为什么竟在《华盛顿邮报》上登了一条声明，公开宣布退党并转而加入民主党。第二天，这位小伙子便在回家的路上神秘失踪了。三天后，警察在华盛顿近郊的一片橡树林中找到了高高吊在树干上的尸体。他是被人砸断四肢后用红色电话线勒死的，挂在胸前的木牌上写着几个字：“叛徒的下场！”

李·乔治虽然不愿意再干下去，可他也不愿意被人砸断四肢吊在树上。百般无奈，心烦意乱，他想到了一个“逃”字，

决定逃离华盛顿，远走高飞，另谋职业，再不当他妈的什么革命党了。就在他积极筹划准备逃走之机，在一次华人联谊会上却意外地结识了一位朋友。此人是中国新华社驻华盛顿的记者。五十多岁，身材矮小，额头饱满眼含和善的笑意。熟悉的人都称他王先生。初次见面李·乔治便感到他的目光，他的言谈都给人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几回相聚，几番长谈，俩人便成了知心朋友。一天晚上，王先生请李·乔治到一家中国餐馆吃北京烤鸭。几杯“二锅头”下肚，李·乔治便把自己的身份、苦恼和准备逃走的计划全吐了出来，王先生听罢表示理解和赞同，但又劝他先不要急于逃走，“留下也有留下的好处”，王先生吸着烟慢悠悠地说：“据我了解，最近托尼又窜到华盛顿来了。”

李·乔治没有明白：“哪个托尼？”

王先生放慢语气平静地说：“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保卫局局长杰拉尔德·托尼。”

李·乔治一怔：“是‘绿色幽灵’？他来干什么？”王先生正色道：“这个魔鬼能干什么，无非又要制造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李·乔治显出兴奋的神色：“噢，这么说，我还真得留下来看看他要干什么。”

王先生道：“也好，你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留心盯着点，也许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李·乔治说：“对！也许托尼这次行动同中国有关系呢。”

王先生淡然一笑：“那倒不一定，我是记者，对这类事情总比别人感兴趣。”

李·乔治冷冷地摇着头道：“我可不希望这个杀人魔鬼再制造什么新闻。”

王先生却很豪放地晃了晃拳头：“可新闻能揭露和阻止

魔鬼的罪恶。”

李·乔治两眼盯着身材矮小的新华社记者：“你敢？”

王先生颇有些大义凛然地点了点微微泛红的鼻头：“你别忘了，我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惩恶扬善，救人危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本党的最高宗旨。”

李·乔治也极认真地答应道：“那好，我也随你‘为人民服务’一次。不过，有个条件，如果我帮你摸清托尼的行动计划，你要把我送到中国参加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王先生笑着伸出一只温暖的大手：“一言为定！”

此后，李·乔治便暂时打消了逃走的念头，时时留意探听托尼的行踪，可几天过去了，却未发现一丝线索，也根本没见托尼的踪影，失望中他甚至怀疑王先生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也许托尼压根儿就没来华盛顿，他要真来了怎么能不到“红色风暴俱乐部”露面？全组织的人几乎都知道：中央保卫局局长托尼是个性恋狂，每天晚上都离不开女人，尤其嗜好白皮肤的脱衣舞女。所以，当李·乔治看见支部书记哈森带着两个舞女走上楼时，心头便怦然一动，即刻意识到“绿色幽灵”托尼今天晚上可能要光临“红色风暴俱乐部”，不由绷紧了浑身的每一根神经，警觉地观察着走进大厅的每一个客人的衣着相貌。

2

一小时过去了，李·乔治并没发现他要寻找的“猎物”，来俱乐部度周末的人并不少，但都被保安人员“请”到一层